

技能培训促进乡村发展阶段跨越

一、背景

新冠疫情(COVID-19)于2020年3月被认定为大流行病(Pandemic), 一场前所未有的全球公共卫生危机让世界陷入经济社会发展的灾难, 实现2030可持续发展目标蒙上了阴影。我们看到, 新冠疫情进一步加大了不同人群间收入的不平等, 加大了世界教育发展水平的不均衡。2020-2021年, 2755名亿万富豪财富总额高达13.1万亿美元左右, 破纪录地突破10万亿美元大关。同比增加8万亿美元(福布斯, 2021)。与此同时, 低技能人群大量失业, 返贫现象比比皆是; 最弱势群体的生计可能将受到长期破坏, 面临疤痕效应。疫情损害了只受过基本教育的群体的就业前景, 但对受过高等教育者的就业几乎没有影响(世界货币基金组织, 2020)。在此背景下, 如何扭转乡村地区低技能人群发展困境显得尤为重要。

为此本课程首先厘清乡村技能的概念, 与城市技能具有不同的特征, 乡村技能是在乡村场域内, 面向生产、生活、生态和文化时, 个体所具备的能力, 包括技术、社会情感和数字能力, 同时还要不断吸收城市技能的相关要素, 与之互促互进、共生共存。在社会层面, 表现为接受与技术共存并且共生的关系, 并以此为基础实现一种动态的平衡, 实现“乡村动态技能生态系统”的形成。

同时本课程还认识到数字时代的数据密集特征更为明显, 且更强调社会不同个体与群体间空间距离的消弭。数字时代的到来表面上正在调整或改变着我们的生活方式, 实际上是在广泛而深刻地重

塑着全人类的社会运行与发展模式。数字时代直接发生于互联网世界的全面建立，并在近 20 年间逐步实现了“互联网+教育”的全覆盖，这不仅带来了学习工具的历史性变革，更对传统教育理念形成了强劲冲击。技能培训以实用为主，采取简易、便捷的学习模式，旨在较短时间掌握基本技能。学习程度不求深，够用为度；学习内容符合学习者最近发展区和已有水平，旨在讲授农民能够学会的技能。

作为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，中国长期以来立足本国国情，深谙通过强有力的政策杠杆发展高质量的教育服务和技能培训，提高不利群体收入水平，带动数亿贫困人口的减少。发展过程中的新理念，就是要带动社会创新，摆脱传统模式、摆脱工业发展的思维，才能实现发展阶段跨越，实现数字信息化、智能时代发展的指导思想。新发展理念不局限于当下，而是谋划未来，体现了发展的战略眼光，体现了理论与实践的根本性转变。

本课程将由发展阶段跨越理论导入，分别从国别政策与乡村发展案例分析数字时代中乡村发展的新问题、新要素和新思维，进而激发学员结合地方特色设计发展阶段跨越项目。

二、目标

1. 推动发展中国家对乡村技能发展阶段跨越理论的认知；
2. 鼓励学员使用阶段跨越理论分析全球教育减贫政策和实践；
3. 鼓励学员结合本地区特色，寻找实现当地发展阶段跨越的路径；

4. 通过学习和分享，建立全球或地区乡村技能培训与减贫伙伴关系。

三、基本概念简述

1. 乡村技能：技能是练习与经验的产物，既包括体力作业，又包含认知成分。《心理咨询大百科全书》对技能的解释是，个体运用已有的知识经验，通过练习而形成的一定的动作方式或智力活动方式。卢双盈（2013）则认为技能是劳动者运用技术的能力。乡村技能的概念是在技能概念的基础上添加了“乡村”这个场域。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认为，“场域（Field）”内类似功能主体具有相互依存的特征，而“场域”的生成具有独特的自身逻辑和必然的主客观关系。由于历史原因，在“场域”上我国城市与乡村的差异较为明显。2018年9月，中共中央、国务院印发的《乡村振兴战略规划（2018-2022年）》提出，乡村是具有自然、社会、经济特征的地域综合体，兼具生产、生活、生态、文化等多重功能，与城镇互促互进、共生共存。因此，本研究认为，乡村技能与城市技能具有不同的特征，其是在乡村场域内的所有个体所具备的运用技术的能力，面向的是乡村的生产、生活、生态和文化，同时还要不断吸收城市技能的相关要素，与之互促互进、共生共存。

2. 技能社会：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，要推动建设宏大的知识型、技能型、创新型劳动者大军，说明我国党和政府除关注社会“头部”群体、精英群体之外，越来越多的关注点逐渐转向广大的社会劳动群体，包括产业工人和一线服务人员。党的十九届五中

全会提出我国要“建成文化强国、教育强国、人才强国”，也就是要建设面向人人、服务人人、人人参与的强国。因此，本研究认为，技能社会是重视技能、强调技能的社会，在这个社会中，有高质量的知识型、创新型人才队伍，更有大量的适应社会发展需求、具有一技之长的产业工人和一线服务人员，所有人都能通过自己的创造性劳动创造新的社会财富。从技能形成的角度看，技能社会可增加技能形成的多元化路径，提升技能形成的效率；从劳动经济学的角度看，技能社会能推动劳动者从初级劳动市场进入次级劳动市场，帮助劳动者更牢固地把握好自己的生涯发展；从职业教育学的角度看，技能社会要创造人人接受职业教育与培训、人人接受劳动精神和工匠精神熏陶的社会氛围与教育机会。

3. 数字时代：相较于以知识密集和网络密集为特征的信息时代，数字时代可以看作是信息时代的再一次“升级”。数字时代的数据密集特征更为明显，且更强调社会不同个体与群体间空间距离的消弭。此外，数字时代能够借助空间限制的打破和技术的不断突破，充分赋予个体最大限度的能力、帮助个体获得最优化的发展。某种程度上而言，社会的数字化可以看作人类社会的又一次进化，人类命运共同体将以数字化的形式实现真正的“紧密相连”。它表面上正在调整或改变着我们的生活方式，实际上是在广泛而深刻地重塑着全人类的社会运行与发展模式。受全球疫情的影响，数字时代对教育领域的深刻作用正在日益凸显。

4. 发展阶段跨越：乡村的发展阶段跨越指乡村地区从农业社会直接

越过工业时代，借助信息化技术进入数字社会，实现弯道超车，后发先至的跃迁式发展。其特点体现为高质量和效率并重、信息与科技带动实现的长远发展，应注意因地制宜、协调共进。发展阶段跨越应在符合发展规律和客观规律的基础上，而不能盲目求快，因此应当把握农业社会、工业社会和信息社会的特征，把握我国当下国情和实际现状，在此基础上积极进取，但不能盲目冒进，乡村经济的发展必须是实体经济的发展，稳中求进，防止盲目扩张。

5. 便捷学习：实用为主，简易、便捷的学习模式。旨在于较短时间掌握基本技能；学习程度不求深，够用为度；学习方式方便快捷，如线上资源平台学习，方便检索，哪里不会学哪里，需求导向，什么不会学什么；学习内容符合学习者最近发展区和已有水平，旨在教授农民能够学会的知识和技能。

四、基本理论简述

1. 新发展理论：理念是行动的先导，理念是否正确合理、符合发展规律，决定了发展的成败。习近平总书记的新发展理念是创新、协调、绿色、开放、共享的发展理念。新发展理念不是凭空想象，凭空得来的。而是在深刻总结国内外发展经验教训，深刻分析国内外发展大势的基础上形成的，是针对我国发展中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提出来的。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。注重的是解决发展动力问题；协调是持续健康发展的内在要求，注重的是解决发展不平衡的问题。处理发展中的重大关系，增强发展的整体性，协调性；绿色发展注重解决人与自

然和谐共生的问题。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协同共进，为人民群众创造良好的生产生活环境；开放是国家繁荣的必由之路，开放发展，注重解决发展内外联动问题。必须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，以扩大开放推进改革发展；共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，共享发展，注重的是解决社会公平正义的问题，必须坚持全民共享，全面共享。共建共享，渐进共享，不断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。

新发展理念能够对我国各个层面的问题给予启发。也包括教育技能培训的问题。新发展理论以习近平的新发展理念为指导思想，“新发展”即摆脱传统模式，摆脱工业发展的思维模式，是面向 2030 年乃至 2050 年的可持续发展，实现数字信息化、智能时代发展的指导思想。新发展理念不局限于当下，而是谋划未来，体现了长远发展的战略眼光，体现了理论与实践的根本性转变。“新”首先体现为创新，创新一定是在已有经验的基础上进行创新。所以，基本功要扎实。在扎实掌握基础科学的基础上实现科学的创新。科学技术是中立的，但由于人们抱有不同目的利用技术，因此科技产生了不同的后果，科技首先要为更高尚的目的服务，利国利民，使科技促进人类发展，避免不正当运用科学技术，阻碍损害人类的幸福和发展。“新”还体现为以人为本。技能的获得不只为职业谋生，更重要的是作为一个人的情感道德是的发展，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的实现。共享指学习资源共享，建立跨越时空的高质量资源共享平台，给真正想学习、有能力学习的人学习机会和学习资源，实现乡村文化振兴，把经典的文化精髓、实用的生产、生活技术技能传承下去，但是传播的一定是好的思想，积极、正能量

的文化。学习型村落、乡村社区学习中心应因地制宜，需求导向，定期开展技术技能指导，开展民俗、手艺人、工匠大师工作室等，建立学习型乡村，搭建学习平台，形成全民学习的氛围。协调和绿色是指乡村振兴中各要素主体和谐发展，健康发展，协调发展。协调和绿色为“培养什么技能”提供了方向指导，乡村技能一定是能够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，促进乡村协调发展的技能。

2. 发展阶段跨越理论：发展阶段跨越，基本涵义是在某一发展阶段内，事物的发展可以呈跨越式前进，借助缩短时间周期的方式，起到提升发展速率的效果。发展阶段跨越的理念可以广泛应用到我国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，在乡村振兴与职业教育领域内亦适用之。这一理论重在讲求发展速度，是一种在不破坏事物整体结构的基础上，通过主动减少或避免事物发展过程中矛盾破坏作用的方式，降低事物发展的曲折性，实现发展速度上的跨越。同理，为实现社会的发展阶段跨越，一方面需要大力提升主体（也就是人）的主观能动性，一方面更离不开核心技术的硬件支持。

因此，发展阶段跨越理论需要阐明的基本问题是：我们发展的目标是什么？我们如何实现跨越？为实现发展阶段跨越，我们需要解决哪些现存问题？就疫情以来我国的乡村振兴与乡村教育发展而言，为达成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 4.4&4.6，为实现我国乡村从农业社会到信息社会的跃迁式发展，发展阶段跨越道路即是时代的需求，也是历史的必然，它的实现需要技能形成与数字时代理论的综合支撑。

3. 技能形成新理论：技能形成，实际上就是指技能现存能力和潜在

能力的形成，指个体通过教育习得的形式，经过一定的实践锻炼，将某种专业技术知识、经验、态度内化为自身身体或精神的一部分的过程。传统的技能形成理论将技能分为智力技能与动作技能两大类，并提出两种技能的形成都有各自的过程、特点和相关理论。智力技能是通过学习而形成的，它是一种按照客观的、合理的、完善的程序组织起来的活方式，是一种内隐的智力操作，没有明显的外部动作。而动作技能是在练习的基础上形成的，不是生而有之的，故而动作技能是人类要生存、要发展就必须具备的能力。

由此可见，传统的技能形成理论更多的是从个体技能角度而提出的，本研究从社会和集体的“群体”技能角度提出技能形成新理论。即技能形成是指一个社会在学习、开发、创新和提高生产力方面所具有的能力，劳动者获得的技能不单纯是一种个体意义上的、私有的技术和技巧能力，更是一种国家层面的、集体意义上的社会能力，它是指国家各部门以集体的方式培育社会经济发展所需技能的能力。

4. 数字时代教育理论：传统教育理论的发展不外乎围绕着“教师中心”与“学生中心”的博弈来形成观点。从行为主义到认知主义再到建构主义，发轫于不同心理学流派的教育理论，对知识、教师与学生的概念和角色分别形成了各成体系、各有侧重的认知方式，这些理念时至今日仍潜移默化地发生在不同国家、不同学段的课堂中，它们并非彼此排斥，而更倾向于有机融合在实际的教育过程中。数字时代直接发生于互联网世界的全面建立，并在近 20 年间逐步实现了“互联网+教育”的全覆盖，这不仅带来了学习工具的历史性变革，更对传

统教育理念形成了强劲冲击。

目前有一种观点认为，在数字时代，“教师最不需要教给学生的就是知识”。信息与知识正在呈爆炸式、指数化增长，新的态度、观点与理念数不胜数，这使得辨别有效知识并习得有效知识的能力变得尤为可贵，因此数字时代的教育本质上就是一种习得能力的教育，它对学校、教师与学生都提出了全新的要求，对职业教育同样如是。

五、课程受众

教育减贫政策制定者、研究人员及其他有关专业从业人员。

六、课程大纲

本课程分为四个模块，从理论导入学习，分别从国别及案例两个维度来分析乡村发展阶段跨越理论，培训学院使用理论及相关工具学会分析本地区案例，并进行项目创制，同时提供学员线上资源，授予认证。

乡村技能培训课程初步开发框架		
计划总课时数	16学时	
课程适用对象	各成员国政策制定者、教育扶贫从业者	
课程培训方式	受训者按照 模块次序依次学习 ，获得上一模块测评合格证书后，可进行下一模块学习	
课程认证方式	通过每一模块的培训测评，并通过技能结业培训测验，即可获得技能培训结业证书	
课程模块	课程主要内容	学时数
模块一	课程开发背景、理论基础及整体框架	2
模块二	国别乡村技能发展政策及经验（以6个典型国家为代表）	6
模块三	技能促进乡村发展典型案例（成功/失败）	6
模块四	①提供获取 外部技能经验 的途径（相关视频资料、平台、机构及专家支持等） ②结合培训内容，设置 综合性技能培训测验（考试+实践）	2
后续工作		



七、语言

英语、中文

八、组织者

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农村教育与培训中心